

王铎传

下

张存民◎著

王铎，字觉斯，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，世称「神笔王铎」，其书法与董其昌齐名，有「南董北王」之称。魄力沉雄，丘壑峻伟，独标气骨，英姿卓犖。启功先生赞其「笔力能扛鼎，五百年来无此君」。



WANG DUO ZHUAN



跨度·传记文库
Kuadu Biography Library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王铎传

下

张存民◎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铎传：全2册 / 张存民著. — 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19.5

(跨度传记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205 - 0999 - 2

I. ①王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传记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06704 号

责任编辑：牟国煜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：100142

电 话：010 -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(发行部)

传 真：010 - 81136655

印 装：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：44.75 字数：787 千字

版 次：201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138.00 元 (全二册)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跨度·传记文库

Kuadu Biography Library

第三十章

崇祯十四年新年成了百姓四处逃难的日子。元宵节过后，从黄河南岸渡河涌来的逃难之人越来越多，怀庆府渐渐人满为患。

人们纷纷在传说，李自成从正月初十开始，就对洛阳城进行四面包围。

王铎看着流离失所的人群，既痛恨流寇给百姓造成的灾难，也为居住在洛阳的吕维祺和回家的李际期两个亲家翁担心，更为三弟和四弟两家人的安危担忧。

艰难地度过正月后，王铎在王无咎的陪同下来到城里走走，看着疲惫饥饿的人群，心里很沉重。

王铎紧裹着棉衣，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，被人一下拉住衣服。突然的变故吓了他一跳，扭头仔细一看，让他大吃一惊，站在他面前的正是天天担心的李际期。

李际期像是找到了救星似的：“觉斯兄，终于找到你了！”

王铎抓住衣衫不整、面黄肌瘦的李际期，急切地问：“应五，你咋在这里？”

李际期无奈地摇着头，王无咎赶紧上前扶着李际期。王铎一阵心酸，李际期没再回答王铎的问话，而是拉着他转过身来，指着一个蹲在墙根、身穿破烂衣服的人说：“你看这是谁？”

王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满脸憔悴的汉子竟然是张鼎延。王铎赶紧走过去，惊异地问：“玉调兄，你不是在永宁老家吗，咋也在这里？”

张鼎延摇着头，痛苦地说：“真是一言难尽啊！”

王铎再看看张鼎延身后，是李际期和张鼎延的家中老小，那凄惨的情景与逃荒的百姓没什么两样。

王铎再也顾不上细问，就招呼大家来到家眷临时租住的院落。王铎吩咐家人赶快烧水做饭，张鼎延、李际期拜见了王铎的老母亲，大家吃上了一顿饱饭。

张鼎延经历了九死一生，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见到了王铎，感动得眼泪直

流，把儿子叫到王铎面前磕头谢恩。

英俊的张璇双膝跪在王铎面前，真诚地说：“老师在上，请受学生一拜！”

王铎看着眼前的张璇，又想起了自己去世的女儿，顿时老泪纵横。王相比张璇大三岁，当年定娃娃亲时，大家都说“女大三抱金砖”。如果不是女儿死得早，他们早已成家立业，甚至已经有了外孙。

王铎对张璇从小就很喜欢，在诗文、书法方面也多方精心教导。他们既是翁婿又是师生，现在他一直称王铎为老师。

王铎擦拭眼泪后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都是王相那孩子没有福气啊。”

张璇起身后坐在王铎身边，张鼎延劝慰道：“觉斯啊，天政永远都是你的孩子。”

张璇接着爹的话说：“请老师放心，相姐是我一生中最亲的亲人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。”

王铎听了后很感动，心里感到宽慰了许多。然而又十分关心张璇的婚事，就对张鼎延说：“玉调兄，天政这孩子大了，赶快给他找个好姑娘成家吧。”

张鼎延说：“这孩子重情重义，一直想着王相的好。”

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，亲家们能够相聚在一起，的确也是一种幸事。由于居住的地方很紧张，王铎就提出自己的想法：“两位亲家翁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从今往后在一起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。这个院子太小，我想把老人、孩子都集中在这里居住。另外，我临时筑建了一个涵晖阁，其他的男人都住到那里。”

张鼎延和李际期说一切都听王铎的。安排好老人和孩子后，王铎就带着张鼎延和李际期来到东湖边的涵晖阁。

涵晖阁虽然很简陋，但毕竟有了个落脚的地方。三家亲家翁聚在一起，的确也是天注定的缘分。晚上，王铎问起张鼎延和李际期是如何走到一起的，张鼎延先讲述了自己不堪回首的往事。

崇祯十三年腊月初，张鼎延老母亲去世，月底李自成开始攻打永宁。在家丁忧的张鼎延立即组织军民固守，激战三昼夜。李自成亲自指挥，用大炮轰开了东城雉堞。经过殊死血战，因敌众我寡，李自成连破四十八寨，最后攻下永宁，知县武大烈等人及乡绅百余人被俘。李自成令知县吴大烈交出官印，他宁死不降，拒绝交印。李自成恼羞成怒，将他活活烧死，随后又处斩大小官员及百姓上千余人。整个永宁城血流成河，成了人间地狱。在流寇破城时，张鼎延宁死不屈，毅然投井。他大难不死被人救起后，与家人一起藏匿在古井里，才躲过了一劫。只是他的长子张管不幸被捕，现在生死不明。张鼎延在枯井里待了十几天，流寇走后出来一看，家里早已被抢劫一空，整

个院子成了一片焦土。张鼎延和家人换上破烂衣服，混在逃难的人群中，去洛阳找吕维祺避难，还没进城就听说福王被杀害，吕维祺生死不明。张鼎延不敢停留，就带着家人继续北上。走到孟津附近时，就想到了王铎老家，心想即使王铎不在家，能找到他的家人也好有个依靠。赶到双槐里后，看到的情景和永宁没什么两样，到处都是土匪流寇。在张鼎延打听王铎家人下落的时候，恰巧遇到了李际期。听说王铎一家都在怀庆府时，他们商量后就一起渡河赶了过来。

张鼎延说完来龙去脉，王铎对张鼎延的遭遇深表同情，更加痛恨流寇所犯的罪行。

王铎愤愤不平了一阵，然后又关心地问李际期：“应五，听藉茅说你为了百姓渡河，还当了几天人质。”

李际期很平静：“回去那天，我和藉茅赶到渡口时，乡亲们害怕遇到流寇祸害，都想到河北岸躲一躲。官家不让乡亲们上船，我亮明身份后，并用家人的性命担保，他们才勉强答应让百姓过河。我怕他们中途变卦，就在渡口坚持了几天。等我回到家时，家里已经被流寇占据，东西也被他们一抢而光。幸亏家中二老还藏了一些粮食，才勉强支撑到现在。我准备来怀庆的时候，见到了玉调兄一家，这可能就是天意吧，”

张鼎延说：“在来的路上，听应五说令尊去世，因可恨的流寇横行，使你无法回去奔丧守墓。”

王铎痛苦地说：“是啊，我没给老爹送终守墓，是大不孝啊！”

张鼎延劝慰地说：“你也不要自责，不是你不孝，是世道混乱，流寇可恨。”

李际期也劝说王铎不要自责。张鼎延接着说：“觉斯啊，我现在是无家可归，只能依靠你了。”

王铎劝慰大家说：“二位亲家翁，在这里条件虽然简陋，但彼此能够相互照顾，有难同当，咱们慢慢会好起来的。”

张鼎延点点头。李际期很惋惜地告诉王铎：“觉斯兄，你的嵛山房成了流寇马厩，被他们糟蹋得已经不像样子了。”

夜已深沉，王铎仰望星空，回想起少年时的志向，再看看自己仕宦以来长年与辞翰为伍，以致不能上阵杀敌，心里内疚起来。面对生灵涂炭的现实，无论内心如何激切也于事无补，唯有漫漫长泪和声声叹息。

几天之后，王铎像往常一样到城里给母亲请安。快到院子大门口时，远远看见一些流浪乞讨的人蹲在大门的一侧，身上穿着旧棉袄，露着棉絮，破烂不堪。

王铎走到近处后，看到有位老妇人冻得浑身打战，心里发酸，就弯下腰关心地问：“老人家，您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老人身边一位身体稍胖的中年男子没等老人说话，就替她说：“俺是从洛阳……”

中年男人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另一个偏瘦的年轻男子就抢过他的话说：“俺是从开封府来的。”

王铎看他们拥挤在一起，原以为是一家人，但他们的回话却南辕北辙，就疑惑地问：“你们不是一起来的？”

稍胖的中年男子点头，偏瘦的年轻男子却在摇头，他们的回话和不寻常的举动让王铎感到有些奇怪。

王铎再仔细看了看年轻人，他们穿的衣服虽然破烂不堪，但从他们的眼神和动作来看，又不像是普通的百姓。

王铎虽然有些疑惑，但也没再多想。回头再看看紧靠墙根的老妇人，只见她浑身颤抖起来，表情非常痛苦，她身边的中年妇女用手揽着她。

王铎还想再走近些问个究竟，年少的王无回见乞丐在门前挡住了爹爹回家的路，就急忙跑过来，大声吵着让他们让开路。

稍胖的中年男子不但没有让路，反而拦在了王铎的面前，乞求能给予帮助。王铎示意王无回不要无礼，然后关切地问：“老人是病了吗？”

中年男子用力点着头，用祈求的口吻说：“老娘突然得病发烧，现在是又冷又饿，请您大发慈悲帮我们一把。”

王铎一听老人家发烧，怜悯之心油然而生：“先到我家给老人吃点东西，然后再找个郎中看看吧。”

中年男子听后，扑通一声双膝跪在王铎面前。王铎赶快伸手把他扶起，然后让王无党、王无回扶起老人，并让王无党把她背起往院子里走去。

走进院子后，王铎叫马瑞云赶快做些热饭，并吩咐找出一些干净衣服，给素不相识的老人穿上。

王铎给母亲请安时，母亲问：“今天外面咋乱哄哄的？”

王铎把详情告诉了母亲，身体虚弱的母亲赞许地点点头：“人都有有灾有难的时候，能帮一把就帮人家一把。”

王铎又给母亲说：“我已让人请郎中了，过一会儿给她号号脉，吃几服药调理一下就没大碍了。”

王铎说完之后，母亲让王铎扶她出去看看。

王铎扶着母亲来到客厅，看到老妇人喝了一些热粥之后，身体不再发颤了。

老太太来到老妇人面前，看着虚弱的老妇人，大发感慨地说：“那些土匪真是作孽啊，闹得大家有家不能归。”

老妇人见到王铎和王家老太太，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，抬手示意让身边的中年男子和中年女人给老太太和王铎磕头。

王铎赶快用手阻止了他们跪拜，接过母亲的话说：“娘，我看老人家很可怜，想让老人家先在咱家住几天，和您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王家老太太当即同意，然后对那位老妇人说：“看年龄你比我小，咱就以老姊妹相称吧，在这里安心调养几天。”

老妇人感动得眼泪直流：“老姐姐，您的大恩大德，俺一家永世不忘！”

王家老太太摆摆手：“老妹妹，俺也是逃难到这里的，出门在外都得相互帮衬着。不过家里人多住不下，院里住的都是女人和小孩子，男人们都住在东湖边的涵晖阁，给俺刚去世的男人丁忧。”

老妇人感激地说：“老姐姐，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此时，王无咎带着郎中进来。郎中放下药箱，伸手给老妇人号脉，望闻问切后说：“只是偶感风寒，才引起高烧，我开几服药给她服下，很快就会好的。”

王无咎跟着郎中取药回来，煎好后给老人服下。等她睡了一觉醒来时，病情已经好了大半。王家老太太、王铎和马瑞云见老妇人转好，都松了一口气。

老人原来蜡黄的脸色慢慢红润起来。她看着慈祥的王家老太太和王铎、马瑞云，挣扎着起身道万福，然后拉着王家老太太的手说：“老姐姐，是你们一家救了我，您真是活菩萨啊！”

王家老太太说：“老妹妹，我的确是信佛之人。现在兵荒马乱的，出门在外都不容易。”

老妇人从内衣的口袋里拿出一块手绢，递给王家老太太说：“老姐姐，您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也没啥好报答的，现在只有这个了，送给您留个念想吧。”

王家老太太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手绢，上面是龙飞凤舞的花纹，在王家老太太推辞时，站在一旁的王铎看见后暗暗吃了一惊，这分明是皇家用品，她老人家怎么会有如此饰物？

王铎又仔细看看老妇人，细皮嫩肉，一副贵人之相。中年男子和中年妇女穿的衣服，外面虽然是破烂不堪，但里面露出的内衣却是奢侈华丽，特别是中年男子露出的内衣一角还有龙凤花纹。王铎毕竟是朝廷官员，马上敏感地联想到，洛阳是福王的封地，难道真的是洛阳已经失守，他的家眷逃难到

了此地不成？

老妇人和母亲的对话证实了王铎的猜测：“老姐姐，实不相瞒，俺是从洛阳逃难出来的……”

王家老太太并不知道洛阳是福王的封地，就接过老妇人的话说：“都是土匪闹的，我家好多亲戚也是刚从黄河南边逃难过来。”

说起土匪，老妇人就开始流眼泪，然后指着中年男子和中年妇人，对王家老太太说：“闯贼攻破洛阳城后，我们是为了保命才逃出来的。”

老妇人的话，让王铎对眼前这几个人的真实身份猜到了七八成，就起身来到老夫人面前，进一步试探：“老人家，请问您是……”

老妇人稍微平静一会儿，说：“您是俺的救命恩人，实不相瞒，我是福王的邹太妃。”

王铎听后大吃一惊，老妇人是洛阳福王的邹太妃，如果从年龄上判断，眼前的中年男人一定就是福王朱常洵的儿子了。

王铎的判断非常正确，此人正是福王的儿子德昌王朱由崧，中年妇人是他的妃子。

王铎是南京礼部尚书，就有责任保护皇家宗亲。他起身来到邹太妃、德昌王和王妃面前，亮明身份后进行参拜。

邹太妃听说王铎是南京礼部尚书，就像见到亲人一样，顿时就痛哭流涕，大放悲声，把憋在肚子里的委屈都发泄出来。

邹太妃慢慢平静之后，德昌王朱由崧说：“李自成破城后，烧杀掠抢，无恶不作。我和娘亲是穿上百姓的衣装，才混出城来逃过一劫的，但还不知道父王现在怎样。”

王铎安慰朱由崧说：“福王福大命大造化大，你们安心先住在我家，咱们再设法寻找他的下落。福王是皇亲国戚，流寇对他也不敢造次。”

王铎说这话时心里也并没有底气，他知道流寇什么都能干得出，这话也只能是安慰而已。王铎再次与母亲和马瑞云商量，让邹太妃和母亲先住在一起，德昌王和王妃安排在隔壁。由于住房十分拥挤，随邹太妃一起逃出来的其他人，就让他们先自行想办法。

为了邹太妃他们的安全起见，王铎就安排王镛、王无党等人轮流巡值，日夜守护。

邹太妃母子三人对王铎的周密安排感恩戴德。

把邹太妃三人安排好，马瑞云找到王铎焦急地问：“当家的，洛阳被攻破，大女儿和亲家一家不会有啥事吧？”

马瑞云的提醒的确让王铎担心起来。崇祯八年元宵节，流寇放火烧了

“龙兴之地”凤阳，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吕维祺因此被革职。他从南京回家后，看到整个中州大地流寇横行，土匪到处烧杀掠抢，为了年迈的父母和家人的安全，他们一家早就搬到了洛阳避难。

王铎为了邹太妃和朱由崧及王妃的安全，暂时没有告诉地方官，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们的下落，平时也不让他们出去走动。

王铎的亲戚朋友众多，家中经常出现缺粮少米的情况。这会儿他不再顾忌脸面，就用写字、写诗文换取。由于他的书法和诗文堪称一绝，很多饱读诗书的学者都慕名而来。

大家知道了王铎的窘境后，都给予了很多的帮助。王铎刚到怀庆府时，苗胙土给王铎介绍了一位绅士杨之璋，字荆岫，号畜庵，河内人。他是万历三十八年的进士，与钱谦益是同年好友。初授陕西三原令，后补山东聊城令，寻升户部主事。崇祯八年补礼部精膳司，只是他性格倔强，到礼部数月就意甚怏怏，数请归里没被允许，越二载竟投牒疏于仪制司案上，骑驴而去。归家而筑园城南，深居其中，终日与诸弟读书吟咏。虽然世家两宦，但家宅不过一区，田两顷，好赈急救困。

在京师时，王铎与杨之璋虽也知道彼此，却没见过面。在怀庆相识后，杨之璋与王铎性格相投，又特别喜爱杜甫的律诗，不久就成了挚友。王铎有了急难之事，就对他直言相告。不久之前，家里米面告罄，快要揭不开锅时，王铎就给他写信说道：“亲翁之待不孝弟厚之极矣，涪锡稠仪，又申之以嘉麦，贵于珠玉，踟蹰不受，恐违长者之义。弟二十年宦途，而家无一石之粒，交谪景象弟亦浩叹。辱亲翁分无多之储，妻孥数日饱，感刻宁有既乎，中藏奚酬，为之肠泣。”杨之璋看了后，就毫不犹豫地馈赠了一些米面、银两，帮助王铎度过了艰难的一段时光。

一天，王铎拿起《国语》刚看了几行，苗胙土和杨之璋等几个人进来，其中还有一位慈眉善目、鹤发童颜的老者。

王铎起身相迎，苗胙土拉着老者给他介绍：“觉斯兄，这位张公名叫张培，字抱一，河南长垣人，现在是河北道参议。”

张培抱拳拱手笑着说：“久仰尚书大名，今日有幸相见，幸甚幸甚。”

王铎抱拳拱手还礼：“还请先生多指教。”

苗胙土说：“先生志节凌霜，卓尔不群，筹资赈灾，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，其德行曾得到朝廷的褒扬。”

张培谦虚地说：“都是过誉之词，老夫只是尽力办差，让百姓少受委屈而已。”

苗胙土对王铎说：“张公知道你屈居怀庆，也听说你现在人多花销大，来的时候给你带来了一些米面。”

王铎听后很激动，近期亲戚朋友来怀庆府的越来越多，吃饭买粮的花销也的确越来越大，手头的积蓄基本上没有了。现在有了米面，当然应该诚恳致谢：“张公真是雪中送炭啊。实不相瞒，今天早晨内人还在说，家中米面已经告罄。”

张培听了后，就知道王铎是清官廉吏，不然的话，身居朝廷高官，不可能如此落魄潦倒，对王铎就更加肃然起敬：“尚书别客气，整个中州大地都是民不聊生，咱们本应同舟共济，有难同当。”

此时，张鼎延和李际期也进来了，王铎给大家介绍之后，从书架上拿出一个绫卷，转身递给杨之璋，说：“嵩庵兄，这是你上次来时带来的一卷好绫，我抄写了两首旧作，还请您斧正。”

杨之璋急不可耐地全部打开，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三米多长的巨制长卷。在长卷的最后，还有一段题跋：“每书，当于谭兵说剑，时或不平感慨，十指下发出意气，辄有椎晋鄙之状。请正。嵩道兄然耶不耶？王铎。”

全卷纵放有度，气力完足，大处铿锵激昂，细部灵动飞扬，章法变动，真如鬼使神差。张鼎延看着长卷，从中看出了王铎的内心世界：他虽然得以摆脱了官场的桎梏，有了较多的余暇，但生活的困厄潦倒却激起了他愤激不平之气，引发了情感的动荡起伏，赋诗、读书、书法成为他宣泄内心世界的一种方式。题跋中的感慨，是因为丧父、亡女、故乡难归，又失意于江湖，流难于战火。在正当盛年，却无事业可干，只有一股意气从十指下发出。从书写的艺术上看，他不再是亦步亦趋地学仿古人，而是把手中的笔为情感所驱使，奔腾舒卷，不能自己。

苗胙土看了后大加称赞：“真是书风如人，书品如人品啊，觉斯兄果然是大家风范。”

王铎之所以为杨之璋书写如此长卷，主要是王铎来怀庆之后，杨之璋千方百计地不间断接济他。在杨之璋的协助下，王铎不但在城里找到一个幽静的小庭院，让母亲、家眷住得很舒适，而且他还带着弟弟杨之玮、杨之玠，热心地帮助王铎筑建了涵晖阁、添置了书桌和家用的器物，并送上好墨。在新年之际，杨之璋不但又送来了冬日的用炭，还送上水仙花卉，使书房平添了几分春色。王铎无以为报，只能用这种形式报答。

大家正在欣赏长卷时，王无党急匆匆来到王铎跟前，小声说了几句话，又急匆匆跑出去。

苗胙土关心地问：“觉斯兄，是不是有啥急事？”

王铎说：“是大闺女一家也来到怀庆了。”

张培关心地说：“在兵荒马乱的岁月，亲人们能够相聚在一起十分难得，大家应该为之高兴。”

大家正说着为大女儿庆贺时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，王铎的大女儿、女婿带着孩子来到他面前，双膝跪倒在地，女儿抱着他的腿大放悲声。

女儿的举动让王铎一时不知所措。从孩子们的哭声中，王铎预感到了不祥，就赶紧安慰女儿，急切地问女婿：“兆琳，到底出了啥事？”

吕兆琳悲痛得说不出话来，大女儿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公爹被闯贼……杀害了……”

王铎听到吕维祺被李自成杀害时，顿时感到天旋地转，悲痛得当场晕厥过去。大女儿立即停止啼哭，大声呼喊爹爹醒来。

人们七手八脚地把王铎扶到椅子上，过了好长时间，他才慢慢醒过来，醒来后就高声哭喊：“介孺兄啊！”

王无党看到父亲如此悲痛，也是眼泪不止。他看着妹妹和妹夫，压低声音问：“妹妹，到底是咋回事？”

王铎慢慢平静下来后，吕兆琳才把事情经过告诉大家。

春节刚过，李自成就对洛阳城进行四面包围。朝廷获得消息后，就急令参政王胤昌、总兵王绍禹率兵前往加强防守。

洛阳福王府内金钱百万，金玉满堂，但对守城将士们却非常吝啬，甚至让援兵饿着肚子死守城。驻扎在东关的副将刘见义、罗泰对福王朱常洵心存怨气，声称出战，但刚走到七里河，就投降了李自成的军队，并回戈反击。

正月十八，李自成亲自指挥，对洛阳城发起攻势。激战了几天后，虽然东门楼、西门楼、南门楼和月楼全被炮火炸毁，城墙也被炸得遍体鳞伤，但仍然没有攻下。后来，李自成听说总兵王绍禹平时贪得无厌，长期克扣军饷，早为部下所愤恨，就立即改变了攻城策略，由四面围攻改为重点进攻，集中所有炮火猛轰城西北角，并在护城河上架设几十座木桥，无数义军抬着云梯拼命往上冲。提前派进城内的数百名士兵为内应，杀死城上的守敌，把参政王荫昌捆在城上，火烧城楼，打开北门，里应外合，洛阳城被攻破。

福王朱常洵没来得及逃跑，便道士的帮助下，准备从福王府的下水道逃出洛阳城。因他太胖走不动，先让儿子和邹太妃逃命，他被迎恩寺住持法广和尚藏于大雄殿佛像下的秘洞里，后来被一个小沙弥出卖。李自成派大将刘宗敏带领近千人砸开山门，把他从秘洞中抓出来，一顿暴打后，绑在牛车上，一路示众，押往周公庙。

吕维祺与河南总兵、知府等人研究对策的时候，被义军团团围住。当时

有人认识他，并准备把他释放，但他不辱大节，后被押往周公庙，引颈受死。

福王朱常洵看到吕维祺时，大喊大叫：“吕先生救我！”

吕维祺大义凛然，威严地告诉他：“你是皇亲国戚，要拿出样子来。”

李自成却带着讽刺的口吻问吕维祺：“吕尚书今日请兵，明日请饷，欲杀我曹，今天如何？”

吕维祺威武不屈，福王却吓得浑身发抖，拼命磕头求饶。

李自成坐在福王宫殿上，恶狠狠地训斥福王：“你身为亲王，富甲天下，百姓如此饥荒，你却不肯分发一分一毫财产赈济百姓，你真正是个奴才！”

说完之后，令先打福王四十大板，随即处死三百多斤的福王，然后枭首示众。并把他身上的肥肉一块一块割下来，放在大锅里，和着鹿肉一起炖煮，在西关周公庙举行“福禄宴”。

随后，又把吕维祺及四百名官吏处死，尸首扔入周公庙大门西的大坑中，一时洛阳城内血溅四壁，周公庙外血流成河。

李自成下令抄没福王府的金银财宝、米粮和洛阳豪绅的窖藏，除部分充作军饷外，其余全部散发给贫苦饥民。

中午时分，在周公庙棂星门前，刘宗敏向数万民众宣布，李自成为“奉天倡义大元帅”，并告诉民众“随闯王，不纳粮；杀贪官，有田种”。如此一来，远近饥民应者如云，短短月余，李自成的军队在河南发展成拥有百万大军的队伍。

吕兆琳讲述完，人们对福王恨得咬牙切齿。

王铎说：“看来李贼是早有预谋。洛阳是历代古都，不但是控制关中和襄、郢两个方向战与守的军事要冲，而且还是福王的封地。”

福王是万历皇帝和郑贵妃生的儿子，为了改立他为太子，万历皇帝曾同朝臣们闹得不可开交，后来只好封为福王。不但赐给他土地两万顷，出豪资筹办婚礼，斥巨资在洛阳建造官邸，资助他堆积如山的明珠异宝、绫罗绸缎，还有大量的盐税、商税的常年收入。福王的俸禄是其他皇子的十倍还多，号称富甲天下。

吕兆琳最后说：“永宁、偃师被攻克时，爹听说后就把家中的财物都拿出来犒劳军饷，然后又亲自找到福王晓以大义，动员他以洛阳城安危为重，出些钱财用作军饷，犒劳三军，以济时荒，安抚百姓。这个守财奴却惜财如命。”

王铎听了后，愤愤地说：“真是个蠢货，是命重要还是金钱重要？没有钱可以再向皇上要，命没了要钱有何用！”

吕兆琳气愤地说：“为了让福王出些财物，家父曾与福王当面争执起来，

两人为此还闹得不欢而散。最后他还是宁死也不出一分钱。”

王铎对女婿吕兆琳说：“贤婿啊，亲家翁大节铮然，千秋炳煜，以后咱给他建庙垂烈！”

王铎心里十分难过，看着女儿一家安然无恙，感到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
王无党知道参与吕维祺之间不仅是亲家关系，吕维祺更是他的良师益友。近几年，两位老人虽然见面少了些，但他们的心却时时相通着。

吕维祺的去世，对王铎的心灵震动很大。从内心深处，他鄙视福王。都是因为他视财如命，才连累吕维祺被李自成杀害。

王铎心里开始纠结起来：亲家翁受福王的连累，被可恨的李自成杀害，他们一家都是罪魁祸首，应该把他们都赶出去；作为朝廷命官，又有责任保护皇亲国戚的安全。如果把他们赶走，出现意外，自己就成了不忠之臣，也将会成为千古罪人。再说邹太妃和德昌王毕竟也是受害者，现在只能尽到职责，安排好一切。

王铎纠结与苦闷的心情，马瑞云已经有所察觉，就给他出主意：“你应该把邹太妃和德昌王的事情告诉两个亲家翁。他们都不是外人，又是朝廷命官，不然他们会误会的。今后该咋办也好有个商量啊。”

王铎听了马瑞云的话，觉得很有道理：“还是夫人想得周到。”

马瑞云继续说：“福王遇害的事，你也应该告诉邹太妃和德昌王，让他们今后也好有个长远打算。”

王铎找到张鼎延和李际期，把邹太妃和德昌王逃难在怀庆和吕维祺遇害、福王被杀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们，并征求他们的意见，是否告诉邹太妃和德昌王。

张鼎延和吕维祺也是亲家，他的长子张管娶了吕维祺的次女为妻，当听说吕维祺遇害时，也是悲痛万分。

王铎极力劝慰一阵，张鼎延慢慢平静后，李际期提议说：“觉斯兄，福王和介孺兄遇害的事，应该告诉邹太妃和德昌王，让他们心里都有个准备，也能更好地保护他们。”

王铎接受了李际期的建议，把福王和吕维祺遇害的情况告诉了邹太妃和德昌王。

邹太妃听说福王被杀害，哭得跟泪人似的。一向唯唯诺诺的朱由崧今天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二话没说起身就向外走，要回洛阳找李自成报仇。王无党赶紧追过去一把拉住他：“李自成正在到处找你，去了不是正好给他送上门了吗？再说你独自一个人咋报仇？”

朱由崧听了王无党的话，像泄气的皮球似的一屁股坐在那里，痛哭流涕，

大放悲声。

王铎劝说：“要说报仇，李自成也是我的仇人，是他杀害了我的亲家。”

朱由崧两眼迷茫：“我现在该咋办？”

王铎冷峻严酷地说：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！你安心住在这里，以后再寻找机会报仇。”

自从吕维祺被害后，王铎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。马瑞云看着痛苦不堪、脸色憔悴的王铎，怕他再有个好歹，就提议让张鼎延、李际期两个亲家陪他到怀庆府周边走走。

怀庆府在黄河北岸，滚滚的黄河水把流寇挡在南岸，虽然是一河之隔，但怀庆一带暂时成了相对安全之地。

王铎叮嘱马瑞云照顾好母亲，又叮嘱王鏊和王无党千万看护好邹太妃和德昌王夫妇。他跟随张鼎延、李际期来到怀州城西北隅的玉清宫。

天气慢慢转暖后，湖边的杨柳随着微风飘拂着。玉清宫是全城最高的建筑，站在高台之上，登高远眺，心情也慢慢开阔起来。

后来，他们又来到中州四大佛教寺院之一的月山寺。

月山寺院依山而建，远远看去，雄伟壮观。仙山琼阁，胜迹荟萃，是一处历史悠久的胜地。在当地有“东有开封相国寺、西有洛阳白马寺、南有嵩山少林寺、北有月山寺”之美誉。

寺院规模宏大，房舍有千余间。寺僧数百名，他们通过舍医送药、设棚舍粥广结善缘。来到寺院后，当住持知道王铎前来进香时，就祈求他给宝刹留下墨宝。王铎深为月山寺救济百姓的善举所感动，挥笔题写了“极目中原”四个苍劲浑厚的匾额。

天气逐渐暖和起来，王铎的母亲却因偶感伤寒一病不起。

王铎赶快派人找来郎中，先给老人望闻问切，然后吃药医治，吃了十几服药仍不见好转。后来，又找来当地的名医，详细询问了老人的病情，又仔细给老太太号脉。

郎中在望闻问切时，眉头就慢慢聚起了一个疙瘩，然后起身来到厅堂，摇着头无可奈何地对王铎说：“尚书公，老太太的病表面上看是偶感伤寒，关键还是心病引起的。”

王铎听了就有些着急，马瑞云拉了拉他的衣袖，说：“你让郎中把话说完。”

郎中无可奈何地说：“请尚书恕我无能，您另请高明吧。”

崇祯十四年四月，在一个月朗星稀的深夜，七十三岁的陈氏看着满堂的

儿孙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。

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，王铎的父母双亲相继病故，使他悲恸欲绝。

王铎的母亲去世后，要给双亲丁忧，感到不宜再让邹太妃和昌德王住在这里，应该给他们找一个清静安全的地方。

王铎找来怀庆知府程志鹏，让他安排好邹太妃和德昌王一家居住，并做好护卫安全。